

川海文心

慈意绵绵识“娘心”

■旷达

桂林、海滩、百年荔枝树、洗太庙等景致，营造出一种安静、祥和的氛围。这是我在广东茂名的一位朋友发来的一组当地风光照片。他曾邀请我于5月份到茂名游玩采风，但那时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自然无法成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先神游一番。

看着朋友照片里的冼太庙，我想起其纪念被周总理称为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的冼夫人（谯国夫人）冼英。《隋书》里有《谯国夫人传》，但冼夫人的出生年仍为不详，有公元512年和522年两个说法。按照出生于公元522年的说法，今年就是冼夫人诞生1500年的纪念节点。

冼夫人在我国岭南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知名度很高，相关庙宇比比皆是，大概有2000多座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晚唐诗人杜牧的这句名诗含有讥讽之意，但后人也可看作是一段史实记录。唐玄宗天宝年间杨贵妃喜欢的荔枝，是南海荔枝，出产于茂名高州电白，南海就是今天广州的番禺。当时的宠宦高力士，本名为冯元一，是冼夫人的六世孙。作为宫中宦官总管，高力士从家乡高州采购荔枝合乎情理。同时我们从这里看到的一个历史现象是，远在岭南粤西的高州，是在大唐有效管理范围内的。天宝年始于公元742年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，距冼夫人逝世已过去了150多年。当时北方临战乱、岭南却安定，这与南北朝末期岭南各

族人民的民族、国家认同感强是分不开的。

冼夫人历经南朝梁、陈至隋三朝，最重要的贡献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。她在梁朝时见诸于史的事迹是统一岭南俚族，忠于南朝的梁、陈政权，后来又接受隋朝的皇权统治。人们对南梁的了解大概是梁武帝萧衍礼佛的掌故，似乎透出一派江山安稳之感。但这个佞佛的梁武帝，实际上死于侯景之乱。从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里，我们可以读出当时大盗移国、金陵瓦解、大树飘零、遍地豺虎的乱世之象。身处乱世之中，冼夫人依旧不改维

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之志。值得思考的是，作为岭南少数民族的首领，冼夫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从何而来？

冼夫人成长的年代，南北朝虽然分治，但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实行的亦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，国家观念仍然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观念。梁武帝在位48年，礼佛、佞佛，几次入寺院，要皇室赎身，但太学和国子学里教授的仍然是汉以来传承的儒家经典。即使后来在隋文帝时传世的《颜氏家训》，其作者颜之推也是在南朝梁时接受的教育，他的家训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私学经验的总结。至于强调文以

载道的《昭明文选》、宣扬文艺创作理论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更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广深程度。我们可以想见，作为岭南贵族子弟的冼英，在高州接受类似于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儒家思想。后来她与陈主陈霸先更是直接交往。陈霸先原是梁时交州司马，是儒家正统思想熏陶出来的官吏，后来做皇帝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虽然冼夫人处于乱世，南朝也是玄学、佛教传播繁衍之地，但思想的根基还是儒家思想。冼夫人后来对子孙说：“我事三代主，唯用一好心。”这个好心，应该就是忠于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赤心和忠心，以及儒家思想中仁政的理念，奉行包容开放、厚德载物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还是杜牧的诗句，以普遍景致、深邃迷离写南朝。但今天的人看南朝，似乎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在历史事件中看到历史规律和逻辑，在历史人物身上感受中华文化的基因。一位《南方日报》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去东南亚采风，看到许多供奉冼夫人的庙宇，参拜的人不仅有华人华侨，还有当地的土族。泰国曼谷的正顺圣娘庙，参拜者络绎不绝，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其他族裔。朋友发给我正顺圣娘庙的楹联：圣迹溯高凉安百越晏诸州功绩辉煌凭正气，庙宫镇网赐凌九霄朝活水香烟鼎盛兆中兴；横批是一片娘心。这一片娘心正是对冼夫人精神的概括。冼夫人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、美美与共、爱好和平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象代言人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岭南及东南亚民众。

想到这里，我似乎读懂了南北朝、读懂了冼夫人。仰望冼夫人远去的身影，我觉得她仿佛还活着，仍在海内外播撒爱意。

散布在东南亚相关庙宇里的冼夫人形象正在讲述中国故事，传道授业，助力构建人类文明。茂名的那位朋友告诉我，他们那里拍了一部电视剧《冼夫人传奇》，也许会翻译成多国语言，在东南亚传播。我想，冼夫人一定会因此愈加受到欢迎，因为，她拥有一颗富有生命力的炽热“娘心”！



岁月静思

麦子黄时桑葚熟

■李仙云

我刚从喧嚣热闹、极具烟火气的菜场挤出来，就与街边水果摊上那黛紫莹莹的桑葚撞了一个满怀。我捧起一小篮这童年最诱人的蜜团儿，忽闻一阵急促的“算黄算割”布谷鸟的啼叫声，顿觉又是一年“麦子黄、桑葚熟”的时节。轻掐一粒可人紫果儿含于口中，那酸甜醇香、甘之如饴的童年老味道既激活了味蕾也唤醒了记忆，刹那间，悠悠往事宛如羽翼丰满的小鸟，扑棱棱飞至眼前……

在泛黄岁月的那头，在如火如荼的骄阳暴晒下，举目四野里麦浪翻滚，童年的我们在麦茬地里大汗淋漓地捡拾“漏

网之麦”。那时地畔有几棵高大的桑树，那些活泼体壮的男娃儿，出溜几下，便如小猴儿般窜上树顶，一边美滋滋地拉扯着枝桠噙一粒成熟的桑葚入口，一边吧唧着嘴引得树下伸长脖子直咽口水的女娃们馋羡着。我则灵机一动对骑坐在树顶粗枝上的邻家哥哥喊：“栓子哥，给我摘些果子，赶明儿卖冰棍儿的来了，我给你买一根儿！”一见冰棍儿就迈不动步子的栓子喊罢一声“好咧”，便猴急猴急地左爬右伸，为我采摘桑葚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他麻利地顺树溜下，然后朝我掂掂小布袋，掏出如宝石般润泽光亮的紫果儿，一把把放到我的花手绢上。清甜若蜜的桑葚，食之如风过田野令人陶醉。这

果儿既染黑了我的唇齿，也滋润了我童年那干涸的味蕾。

年少时，我曾就读于陕北大山深处的一所子弟学校。每天晨读时，我们常手捧书本踱步于河畔，或坐在紧挨学校的一处宽敞窑背上念课文。我则喜欢落坐于校园一隅的桑树下。彼时我正上初一，一遍遍如老和尚念经般背诵着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：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葚……”面对那轮从山坳里冉冉升起的红日，我的神思飘进了鲁迅先生笔下那油蛉低唱、蟋蟀弹琴，有着无限趣味的百草园。正值麦黄桑紫之时，好朋友递给我几粒圆润饱满的“紫红的桑葚”，愈发增加了我

对名篇的代入感。当轮到给老师背诵课文时，我在匆忙中竟忘擦嘴角，而且背得磕磕绊绊惹得老师一阵数落：“那‘紫红的桑葚’吃了，怎么课文还背得跟挤牙膏一样？重新再背！”年华已逝，记忆中“紫红的桑葚”和老师的斥责，都在我的脑袋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。这些痕迹，大概也是紫红色的吧。

我国是蚕桑文化的发源地，华夏先祖们早在几千年前就靠植桑养蚕生存发展；桑树由古至今无数次出现在古籍典册中，也是《诗经》中提及最多的植物。“翩彼飞鸿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椹（古通‘葚’），怀我好音。”这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的描述，让我犹如置身千年前的泮宫水滨，沐浴灼灼古

风。锦旗飘飘鸾铃悦耳，在战胜了淮夷、举国欢庆赞颂鲁侯功绩之时，连被视为恶鸟的猫头鹰都翩跹展翅落于泮林，啄食了美味的桑葚，连它那原本凄厉渗人的叫声，都变成了柔和“好音”。后人因此以“食桑”来喻人感恩变善。

“糲红黝紫簇成堆，但摘儿童莫更猜。说与故园风物好，玉盘冰醴浸杨梅。”人生如寄缥缈若萍，我兜兜转转竟飘至这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故里江蘇太仓。慢读其诗篇，品咂江南之鲜果，可我的味蕾却仍储满了三秦故土之野果绵醇。桑梓之地，父母热土，这盈于唇齿的桑葚汁液里，凝入的是我对故土乡情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眷恋。